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一枕書香入夢長

鍾莎

夏夜時光漫漫，忽然懷念起從前讀書時的寧靜時光，遂在夜間入睡，又將讀書的習慣重拾起來。

一本本書，自帶書香。此書香，是文學家沈從文所言：「從前的書，所用紙張不外毛邊、連史之類，加上松煙油墨，天長日久密不通風自然生出一股氣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蘭薰，並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別觸鼻，無以名之，名之曰書香。」

如今的書，因印刷技術的完善而有所差異，儘管如此，依舊是有別於任何事物的一種獨特的質樸香氣。便是此種書香之氣，不覺間吸引著你靠近一本書，觸摸著書脊感受書的厚度，細細欣賞著書的品味。封底與封面，往往能給人一種直觀的視覺衝擊。開本適中，讓人方便攜帶、閱讀。

單單一本書的設計，便可彰顯其風格，吸引著同類的你。這樣的書，哪怕只是放在枕邊，伴著幽然的香氣入眠，定能迅速沉靜下來，一夜安眠。

文學的魅力，在夜間往往更容易體味。夜間思緒漸起，更容易代入到人物中，在海海裡暢遊他人的人生，好似多活了許多年。喜歡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都是在睡前與書的親密接觸而建立起來的聯結。曹文軒的《青鳥》，乍一看是兒童文學作品，讀起來卻好似可代入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那是一個熱血少年追逐的過程，友誼與成長也是每個人一生的選題。只是作者以更輕盈的筆調，去講述那些沉重的困境。

啃秋記

高發奎

胡同裡，啃秋最晚的那戶人家就是我家。

母親不識字，牆上的掛歷幾乎成了擺設。哪天立秋，哪天處暑，哪天白露，母親幾乎靠耳朵偷聽來的。

按理說，立秋當天啃秋最妙，祛暑氣，祛秋病，接秋福。這不晚了幾天的母親，立在灶前，著急地往灶膛裡又添了把柴禾，火苗舔著鍋底，鍋裡冒出的白氣在廚房裡瀰漫著。香氣撲鼻，是玉米的香。這是母親新舂的，這是她一早從北坡的「棒子地」裡舂來的，屬於



文藝副刊

海韻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沈從文的《邊城》也是我很喜歡的作品。讀每一本書，能讓我生出不同的感悟，這些感悟與我的人生重疊，讓我的思維得以延展。

以《浮生六記》蜚聲文壇的文學家沈復曾說過：「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唯讀書可以養之。」大抵如我睡前讀書的目的類似，讓心靈在文字中得以滋養。越是如此這般心性，也越能洞悉文字、洞悉世間萬物，達到通透、達觀的目的。心靈的純淨、讀書的延續，兩者相輔相成的。文字的魅力，便是在有限的生命裡盡可能體驗無限的人生，從而增長智慧。

清晨的時候，適合讀一讀詩詞。到了晚上，卻適合細細聆聽詩詞的律動，感受每一個韻腳的魅力。喜歡如我一般在枕邊放本詩詞的名人，可不在少數。《菜根譚》作者洪應明，「菜根無需費油煮，留給青燈枕邊書」，簡直驚為天人。索性將炒菜的油也省下來，用于晚上讀書之用。才女李清照鍾愛睡前讀書，生病初癒也依舊讀書。「枕上詩書閒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是她的生活寫照，傳為佳話。枕書入眠的唐寅，有詩曰：「閒來隱幾枕書眠，夢入壺中別有天。」亦是奇妙，竟夢到自己進入壺中，到了一個別樣的世界。還有韋應物留下的詩句「花裡棋盤憎鳥污，枕邊書卷訝風開」，放于枕邊的書卷被風吹拂，不掀自開，意境叢生。枕邊詩詞的魅力，可見一斑，才能讓眾多文豪趨之如鶩。

不消說，自從夜夜與書香為伴，夜夜都能好眠，早上醒來也是神清氣爽，不似從前一般混沌。大抵是睡前讀書，洗滌了白日裡積攢下來的浮躁與不安，才能一夢到天明，夜夜流光皎潔。

金黃——此刻，它們還青著，像一個將熟未熟的「約定」。

院子裡的月亮升起來了。月光照在上面，白白的，胖胖的，像咬了一口月亮。我想，秋天大概就是這樣被我們一口一口咬出來的——咬一口玉米，咬一口西瓜，咬一口漸漸涼下去的晚風，再咬一口即將成熟的葡萄。等到把這些都咬遍了，秋就真真切切地來了，帶著它所有的美好——天高，雲淡，蟹兒肥，菊花黃。

牆角的草叢裡，響起了第一聲秋蟲的叫聲。是那隻跳來跳去的蟋蟀，它是從流沙河的詩中跳來的，它是從餘光中的鄉愁裡跳來的，它是從我啃玉米咬月亮的舊時光裡跳來的——我想留下點什麼。是夏天麼？還是那段不肯老去的時光？

我多麼想躺在胡同裡，枕著這漸漸稠起來的蟲聲，想著來來往往的故人，慢慢地進入夢鄉。

每一晚，我的心裡都是踏實的。每一個夢，都是輕盈的，美妙的。

等來年，我想教母親學認字——先認「二十四節氣」，早一點啃秋，早一點接秋福，早一點美夢成真。

滿野蛙聲是夏魂

李小碧

我家的老屋，前面是片小小的稻田。夏夜裡，那蛙聲便從秧苗深處響起來了。

這蛙聲，是有層次的。有那粗嗓子的，聲音低沉渾厚，像是戲台上的花臉，在「哇呀呀」地叫著板；有那細聲細氣的，清清脆脆，像是青衣在後台吊嗓子；還有一些，大概是剛學會叫的，斷斷續續，不成章法，便如那初學胡琴的徒兒，吱吱呀呀，只覺好笑。這麼多種聲音混在一起，卻也不覺得亂，倒像是那一部渾然天成的交響樂，熱鬧，卻也和諧。

聽著這蛙聲，我總會想起辛棄疾那首極有名的詞：「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寫得多好。那稻花的香氣，彷彿是跟著這蛙聲一塊兒飄過來的。農人聽見這蛙聲，心裡是歡喜的。他們知道，這蛙叫得越歡，田里的害蟲便越少，今年的收成便越好。這不是聒噪，是豐收的序曲，是土地的諾言。辛棄疾當年夜行黃沙道中，想必也是這般，聽著滿耳的蛙聲，心裡忽然就鬆快了，亮堂了，所以才寫下這樣豐盈喜悅的句子。

古人對於蛙，似乎有著一種特別的親近。不像我們今天，只是覺得它吵。在古人的詩文裡，蛙是通人性的。《晉書》裡有個故事，說惠帝在華林園遊玩，聽見蝦蟆叫，便問左右：「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這位皇帝是有些癡傻，問得呆，卻也天真得可愛。他大概覺得，這天地萬物，都該與他的朝廷一樣，分出個官家與私家來。

蛙當然是不分官私的，它們只管自在地叫。從晚春叫到盛夏，從小河叫到田壩。這讓我想起故鄉的夏夜。吃過晚飯，大人們搬了竹椅，在院子裡乘涼，搖著蒲扇，說著閒話。我們小孩是不肯安分坐著的，拿了手電筒，去田埂上照青蛙。

蛙是機警的東西，手電的光一照，它便一動不動，鼓著兩隻大眼睛，傻傻地瞪著你。你蹣手蹣腳地靠近，剛伸出手，它後腿一蹬，「撲通」一聲，便跳進水裡去了。我們也不惱，嘻嘻哈哈地，又去尋下一隻。玩得累了，便回去，躺在竹床上，聽著遠遠近近的蛙聲，不知不覺便睡著了。那蛙聲，便成了最好的催眠曲。

後來讀的書多了些，才知道這蛙聲入詩的，還真不少。宋人趙師秀有句：「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說的便是江南的梅雨天。我想像著，那該是怎樣一幅青翠欲滴的畫面。雨聲是淅淅瀝瀝的，蛙聲是此起彼伏的，混在一起，便把整個夏夜都罩住了。人大約是有些無聊的，如那首詩裡所說，「有約不來過夜半」，只能閒閒地敲著棋子，看燈花一朵一朵地落下。那心境，是閒適中帶著一點淡淡的寂寥的。

如今住在城市裡，窗外是徹夜不息的車流聲，哪裡還有蛙鳴呢？偶爾在小區的池塘邊，聽見一聲兩聲，也是孤零零的，不成氣候。便越發地想念起故鄉那滿田滿野的蛙聲來了。

那不是噪音，那是蓬勃勃的夏天的魂。

家文化如何以文明互鑑搭建時代育人橋梁？

——專訪東北大學原副校長、東北大學東亞研究院院長孫雷

中新社瀋陽8月25日電 家庭是人類社會最基礎的單元，也是文明傳承最堅韌的紐帶。古有孟母三遷，今有《錢氏家訓》，中華家文化綿延千年，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在全球化和數字化浪潮深刻重塑社會結構的今天，家文化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間搭建理解的橋梁？怎樣在東西方視野中重新審視家文化的多元價值？近日，東北大學原副校長、東北大學東亞研究院院長孫雷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家風家教是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的載體，其有哪些深遠影響？如何做好以家文化為根基的家庭建設？

孫雷：家風家教是一個家庭最深層的精神密碼。它看不見、摸不著，卻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無聲地塑造著每一個人的品格與命運。我在《教養與養成》一書中將教養的形成分為四重維度：家庭是人格的種子，學校是品格的磨礪，社會是文化的潤澤，自我是終身的修行，而家庭恰恰是這一切的起點。

家風家教不僅影響一個家庭的興衰，更關乎整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從《顏氏家訓》到《了凡四訓》，中華家文化歷經千年不衰，正是因為它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更注重品德與思想的涵養。顏之推在《雜藝篇》中提出教育子女要「一專多能」、全面發展，這樣的理念放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做好家庭建設，關鍵在「立規矩」與「傳精神」。家規家訓不是冰冷的條文，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共識。教養是「言有物、行有度、心有光」的生命狀態，言有物是誠實，行有度是自律，心有光是精神的明亮。家庭要成為涵養這種狀態的土壤，而非僅僅提供物質保障。

中新社記者：各民族的家風家教如何體現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精神文化？

孫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在家風家教層面體現得尤為生動。各民族的治家理念、教育方式雖有差異，但精神内核高度一致，都強調孝親敬老、重視教育、崇尚勤勞、追求和睦。這種「和而不同」恰恰是中華文明最可貴的品格。

美國漢學家安樂哲有一個深刻的觀察：世界不同地區誕生了不同文明，但為了理解這些「不同」，人類祇能從一種更基本的共享共情中獲得啟示，而家庭觀、親情觀恰好可提供這一「共情」的基礎。他認為，「家」滋養了人們相互依存的智慧，它的意義重在關係、責任、義務的不可分割性，是「利己個人主義」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選擇。

各民族的家風正是這種「相互依存」智慧的具體呈現。有的通過家祭儀式維系家族記憶，有的通過口傳歌謠傳遞價值觀念，有的通過家傳飲食延續文化脈脈，形式各異，但都在回答「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應往哪裡去」這三個根本問題。正是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家風家教，共同編織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圖譜。

中新社記者：作為個人成長的第二個「家」，學校在育人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家文化在學校育人上存在哪些差異？

孫雷：學校是家庭之外最重要的育人場域。我在《教養與養成》中將學校定位為「品格的磨礪」，它承接家庭給予的人格種子，在集體生活與知識學習中將其淬煉成形。東西方學校在育人理念上的差異，本質上是各自家文化的外延。

在東亞文化圈，尤其是中國和日本，學校往往被視為「大家庭」的延伸。教師如父母，同學如手足，教育的目標不僅是傳授知識，更是「成人」，培養有家國情懷的完整的人。日本的家文化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

響，同時又發展出重實用等特質。而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家庭與學校的界限更為清晰。美國個體主義文化影響下的家庭教育，更注重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父母對子女承擔「有限責任」，鼓勵孩子通過實踐自己獲取經驗。德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德國憲法明確規定照顧和教育子女是家長的自然權利，學校扮演的是提供支持和資源的角色。德國大部分幼兒園祇開放半天，目的就是讓孩子有更多時間與父母在一起。法國則形成了由家庭主導的教師家長互動類型，兒童教育更多被視為家庭的私人事務。

這些差異並非優劣之分，而是不同文明對「家」與「校」關係的不同理解。東亞模式強調體性與情感聯結，西方模式強調分工與個體權利。

中新社記者：跨文化背景下，家文化在時代育人理念上呈現出哪些共性？

孫雷：儘管東西方家文化的表達方式不同，但在育人這個根本問題上，共性遠大於差異。彭靖教授在研究中發現，美國家書、家訓的內容與《顏氏家訓》有許多相同之處，無論是華盛頓、富蘭克林還是洛克菲勒，他們在家書中都希望子孫樹立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夠勤奮學習、自立自強。這說明，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傑出人士對後代的期許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首先，所有文化都認同家庭是育人的第

一場所。其次，所有文化都重視「成人」而非僅是「成才」，培養一個有責任感、有同理心、有獨立人格的人，是東西方家庭共同的追求。再次，所有文化都面臨同樣的時代命題，如何在個體自由與家庭責任之間找到平衡。

中新社記者：現代中國傳統家文化建設面臨哪些挑戰？作為文化教育使者，您認為應如何構建家文化未來育人新生態？

孫雷：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家庭結構的劇變，從傳統大家族走向核心家庭，家庭規模縮小，親屬支持網絡弱化，家風傳承缺乏了原有的家族氛圍。其次是數字時代的衝擊，家庭成員面對面交流減少，屏幕時間擠壓了深度溝通的空間。再次是受到個體主義思潮的影響，傳統家庭倫理中「責任先於權利」的價值取向正在被「個體優先」的觀念所侵蝕。

無論技術如何更迭，這個本質不會變，也不能變。構建家文化未來育人新生態核心在於「協同」。家庭是根基，要立得住；學校是支柱，要撐得起；社會是土壤，要養得深。三者不是簡單的加法，而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在這方面，不同國家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英國是西方最早提出家校聯合的國家，通過立法明確家校雙方的責權邊界，鼓勵家長深度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

陳國材鄉賢捐南安同鄉總會

菲律賓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陳財政副主任國材鄉賢令慈陳府蘇老太夫人招治，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壽終於家鄉南安水頭鎮大盈溪南本宅，享壽積閱壹佰零壹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本會聞耗，致唁函並派員敬送花圈，勉其節哀順變，以盡會誼。

陳國材鄉賢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令慈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特慨捐菲幣二萬元充作本會福利基金，仁義義舉，殊堪欽式，並申謝忱。

吳文藝逝世

菲律賓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名譽理事文藝宗長，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廿三日凌晨零時二十二分壽終於PERPETUAL HELP MEDICAL CENTER，享壽八十有一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9-MARIGOLD)，擇訂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已派人慰唁其家屬，勸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宗誼。

吳文藝逝世

旅菲晉江古盈同濟社訊：本會家名譽理事長文藝鄉賢，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廿三日凌晨零時二十二分壽終於PERPETUAL HELP MEDICAL CENTER，享壽八十有一高齡。

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9-MARIGOLD)，擇訂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愛訂於八月廿八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半在其靈前舉行鄉祭禮。凡職會義務者會服出席參加，並於參加出殯執紼行列，藉表哀悼，而昭鄉誼。

訃告

吳文藝
(晉江古盈村)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杏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MAGNOLIA) 靈堂
出殯於八月卅一日上午十時

流芳百世